

# 契訶夫小說集

III

金光明  
人書局  
譯刊




I 512.44

分類	842	編號	5050.9
登記	0359	年月	

50907525

~~8950954~~



徐州師大圖書館


契訶夫

說集

金第

人三

譯集



89 / 55 X 3



契訶夫小說集(3)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版  
一九五一年五月再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光明書局發行

總店：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電話九六四二〇

支店：廣州永漢北路·成都祠堂街

再版 3001—4000 冊

定價 11,000 元

# 目次

信	一
吻	一七
頭等乘客	四一
賊	五一
打賭	七四
命名日	八四
無題	一三〇
喀希坦卡	一三六
郵件	一六四

目次

不愉快的事件	一七三
伏羅嘉	一九九
公爵夫人	二一七
不幸	二三三
想要睡	二四二
冷血	二五一

## 信

修道院長非道爾·奧爾洛夫神父，是一個體面的，養得胖胖的人，五十歲，和從來一樣威風和嚴肅，臉上表現出了永遠不會消滅的，習慣了的高貴表情，但是很疲倦的樣子，他在自己的小廳內，從這面角落走到那邊角落，緊張地想着一件事：他的客人什麼時候走呢？這個念頭折磨着他，一分鐘也不離開他。客人是一個城郊附近村中的神父，阿納司塔西神父，在三個鐘點之前，爲了自己的，非常不開心的和苦惱的事情，到他這兒來，直坐到現在，把兩肘放在一本厚賬簿上，坐在角落裏的一張圓桌子旁邊，雖然已經晚上九點鐘了，看來，還是不想走。

不是每個人都會及時沉默和及時離開的。時常有這種事，甚至是一些很有教養的，很有政治頭腦的人，都會注意不到他們的來訪，會使疲倦的，或者忙碌的主人發生一種類似憎惡的感覺。這種感覺被虛偽緊張地掩飾着。阿納司塔西神父却很清楚地看到而且明白，他的來訪是非常苦惱和不巧的，夜間要做晨禱，中午要做長時間的午禱的修道院長很疲倦了，想要休息了他每分鐘都在準備着站起來，離開去，但是到底也沒站起來，坐着，好像在等候什麼。這是一個六十五



歲的老頭子，衰老得已經超過了年齡，瘦骨嶙峋，駝背彎腰，一張黑暗的，老人式的瘦臉，眼皮發紅，脊背又瘦又窄，像魚背一樣；他穿着一件很漂亮的，但是非常不合他身材的亮紫色寬道袍，是才死去不久的一個青年神父的寡婦送給他的，（呢子上衣上繫了一條寬皮帶，穿一雙難看的皮靴，靴子的尺寸和顏色，很清楚地表示出來，阿納司塔西神父是不穿套鞋走路的。雖然他有高貴的地位和已達可敬的高年，但是他的赤紅的，昏花的眼睛，後腦海上的灰綠色的小髮辮，瘦背上的大肩胛骨，都表現出了可憐的，被蹂躪的和被虐待的表情……他沉默不語，一動不動，非常小心地咳嗽，彷彿害怕因為他的咳嗽聲會使他的訪問受到影響。

老頭子在修道院長處有一件案子。二月之前，禁止他在未得准許之前爲人禱告，而是派人對他實行查辦。他的罪過是很多的。他歡喜喝酒，和教會的同人以及村民都不和氣，對於唱詩和讀經都不小心——這是形式上告發他的罪名，此外，還是從很早以來，就傳說着一種消息，說他爲了金錢，曾經爲許多不合法的婚禮證婚，而且把精進證明書出售給從城中到他這兒來的文武官吏。這些消息傳說得很厲害，因爲他很窮，有九個孩子，都靠他養活，也都是些不成材的人，和他一樣。兒子們沒有受過教育，荒蕩，游手好閒，坐在家中，醜陋的女兒們也嫁不出去。

修道院長沒有力量敢坦白地說，只是走來走去，沉默不語，或者暗示着說。

「您現在還不回自己家去嗎？」他問，停在一個黑暗的窗子旁邊，把小手指伸向一隻睡着

了的，肚皮鼓着的黃雀。

阿納司塔西哆嗦了一下，小心地咳嗽着，用快調子說道：

「回家？上帝保佑他，我可不走，菲道爾·伊里支。您自己知道，我不能做禱告，我還能在那兒幹什麼呢？我是故意躲開的，免得叫人家看見。您自己知道，不禱告是難爲情的。因爲我這兒有案子，菲道爾·伊里支。我想在明天精進以後，和調查的神父細談一下。」

「這個……」修道院長打了個呵欠。「您住在哪兒呢？」

「賈福根家。」

阿納斯塔西神父忽然想起，再過兩個鐘點，修道院長就要進行復活節的晨禱了，他對於自己的不快的，窘迫的訪問非常感到害羞，決心趕快離開，叫疲倦的人安靜一下。老頭子站起身來，想要走了，但是在開始告別之前，他咳嗽了一分鐘，全身始終露着那種不確定的期待的表情，試探地望着修道院長的脊背了；他的臉上閃灼着羞愧、胆怯、和可憐的、被壓迫的笑容，這種笑容是那種不自尊的人們常露出的。也不知怎麼，他毅然地揮了一下手，帶着發沙的，噁噁響的笑聲，說道：

「菲道爾神父，請您行好行到底，爲了告別，請賜我……一杯沃得克！」

「現在不是喝沃得克的時候，」修道院長嚴厲地說。「要存點羞恥心。」



阿納司塔西神父更難爲情了，笑着，忘了自己要出去的決心，又坐到椅子上了。修道院長望他的羞慚的，警慌失措的臉，望着他的駝背的身體，他開始可憐老頭子了。

「明天上帝就准許喝酒啦，」他說，想把自己的嚴厲的拒絕緩和一下。「一切都可以隨便了。」

修道院長相信一個人是會改過的，不過現在他心中一起了憐憫的感覺，他開始覺得這個被偵查的、酗酒的被罪惡和病魔纏繞着的老頭子，生命的毀滅是必然的了，世界上已經沒有什麼力量可以能把他的脊背直起，能使他看清楚一點，能不使他發出那種故意笑出的、不快的、胆怯的笑聲了；這種笑聲本來是想調和一下人們因爲他所發生的不快印象的。

菲道爾神父已經覺得老頭子是一個無罪的和沒有過失的人了，而且是一個被損害的、被侮辱的不幸的人了；修道院長想起了他的妻，九個孩子，賈福根家的骯髒的破床，不知爲什麼想起了有些人歡喜看見酗酒的神父和有犯罪嫌疑的官吏們，又想，現在頂好，對於阿納司塔西神父——就是越快點死越好，永遠離開這個世界吧。

聽見有腳步聲了。

「菲道爾神父，您還沒有休息嗎？」前室中有低音問。

「沒有，神父，請進吧。」

奧爾洛夫的助手，劉比摩夫副神父走進廳中來了，這是一個老年人，頭頂上完全禿了，但是還很健壯，頭髮漆黑，生着兩道像格魯濟亞人的濃黑眉毛。他向阿納司塔西問候過，坐下了。

「有什麼好消息嗎？」修道院長問。

「有什麼好消息？」副神父回答，沉默了一下，含笑繼續說道：「小孩子們——有小的苦惱，大孩子們——有大的苦惱。這件事情是這樣的，菲道爾神父，我怎樣也不明白。簡直是喜劇。」

他又沉默一會兒，更闊大地笑着，說道：

「今天尼古萊·馬特悅伊支從答里科夫回來了。對我講過許多我的彼得的事。他說，他去看過他兩次。」

「他對你說些什麼呢？」

「叫人嚇一跳，上帝保佑他。他想使我高興一下。可是我想，這事實在很少高興的地方。應當難過，不能高興……他說：『你的彼得魯希加長得很快，現在你用手都夠不到他了。』托天之福，我說他又說：『我在他那兒吃了一頓飯，他的全部生活狀況都看到了。過的很安樂，再好也用不到了。』我很奇怪，於是問：在他那兒吃的什麼飯呢？他說：『先是魚，好像是做成湯，後來是碗頭燒舌頭，再後來是烤火雞。』這是在四旬大齋期中吃火雞嗎？我說，好啊，真高興。在大齋期中吃火雞呀？」

「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修道院長臚繞着眼睛，嘲諷地說。

他把雙手的大手指放在腰間，站直了身體，用平常說教時，或者在縣立學校中對學生講神法時所用的中音說道：

「不遵守齋戒的人可以分爲二類：一類是由於腦筋簡單不肯奉行，另一種是由於不相信你的彼得不肯奉行，是由於不相信。」

副神父向菲道爾神父的嚴肅臉上胆怯地望了望，說道：

「還有——還多着哪……說啊，講啊，這個啦，那個啦，原來我的不信神的兒子還和一個什麼太太同居，是生人妻。她在他家就等於妻和女主人一樣，倒茶，招待客人，和其他等等的事，像正式妻一樣。已經三年了，就和這條毒蛇這樣過下去。簡直是喜劇。同居三年了，可是沒有孩子。」

「他們是守貞節的同居。」阿納司塔西神父嘿嘿笑了，沙聲咳嗽着。「副神父，有孩子的，不過不放在家裏都送到教養院去了！嗨嗨……」（阿納司塔西咳嗽着。）

「尼古萊·馬特悅伊支也問過他：您這位坐在桌旁倒湯的太太是什麼人啊？」副神父繼續說，陰沉地望着阿納司塔西的駝背身軀。「可是他對他說：這是我的女人。那人又問：『結婚很久了嗎？』彼得又回答：我們在庫里珂夫飯店結婚的。」

修道院長的眼睛很憤怒地冒火了，太陽穴上泛起了紅光。就算沒有自己的罪惡，他也對

一般人一樣對彼得沒有好感。菲道爾神父很恨他，叫他乳臭未乾的孩子。他記得很清楚，彼得還是中學生的時候，那時他已經覺得他有點不大正經了。中學生彼得魯希加不肯在聖壇上幫忙，你如果對他說什麼，他就發火，進屋也不畫十字，而他記得頂清楚的，是歡喜多說話，而且說得很激烈，照菲道爾神父的意見，多說話的孩子就是沒有禮貌，而且有害；此外，對於釣魚的事，彼得魯希加非常輕視，而且妄加批評，而修道院長和神父，都是非常歡喜釣魚的人。彼得做大學生的時候，索性簡直不進教堂了，睡到中午，從高高的上面看着人們，特別熱心地歡喜提出一些猥褻的，不能解決的問題。

「你想怎樣呢？」修道院長問，走近了副神父，怒冲冲地望着他。「你想怎樣呢？這是一定的！我早就知道，而且確信，你的彼得不會出息成什麼正人的！我對你說過啦，現在再對你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你收穫吧！」

「我種什麼啦，菲道爾神父？」副神父輕輕問道，眼睛由下向上望着修道院長。

「如果不是你，那末是誰的錯誤呢？你是父親，是你的孩子！你一定要教訓他，叫他害怕上帝。應當教育！生可是會生，教養可不會教養。這是罪惡！不好！恥辱！」

修道院長忘記了自己的疲倦，邁着步，繼續說下去。副神父的光頭上和額角上出了汗粒。他抬起了遺憾的眼睛，望着修道院長，說道：

「難道我沒有教訓過嗎！菲道爾神父，主寬恕吧。難道我不是自己孩子的父親嗎？您自己知道，我對於他什麼都不吝惜，努力一輩子，禱告上帝，都是想使他受到真正的教育。我送他進中學，我給他請補習先生，還叫他在大學畢業。可是我不能驅使他的思想，菲道爾神父，請您自己想想，對這我是沒有方法的。從前，他還是大學生的時候，到我這兒來，我開始把自己的思想灌輸給他，可是他聽不聽。你對他說：『到教堂裏去，』可是他說：『幹什麼去？』於是你向他解釋，可是他爲什麼幹什麼？或者是拍着我的肩膀說：『這個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相對的，類似的，附條件的。爸爸，不僅是我什麼都不知道，您也是什麼都不知道的。』」

阿納司塔西神父沙聲地笑了，咳嗽了一下，在空中攪着手指，彷彿是想要說什麼一樣。修道院長望了他一眼，嚴厲地說道：

「不要插嘴，阿納司塔西神父。」

老頭子笑了，臉上放着光，看來對副神父的談話，聽得很滿意，彷彿很高興，因爲在這世界上，除了他以外，還有有罪惡的人。副神父說得很誠懇，懷着一顆悲哀的心，連他的眼睛裏都出了淚珠。菲道爾神父開始可憐他了。

「你是不對的，副神父，不對的，」他說，已經不那樣嚴厲和熱情了。「會生就應當會教養。應當從童年時代就教育他，怎麼能改正一個大學生呢！」

沉默。副神父拍了一下手，嘆了一口氣說：

「那末說我要爲他負責任啦！」

「就是這麼會事！」

沉默了一下，修道院長打個哈欠，同時又歎口氣，問道：

「誰在讀『使徒行傳』呢？」

「葉福司脫拉特。總是葉福司脫拉特讀的。」

副神父站起身來，祈禱地望着修道院長，問道：

「菲道爾神父，現在我應當怎麼辦呢？」

「你願意怎麼辦就怎麼辦好啦。我不是父親，你才是呢。你應當更明白。」

「我什麼都不知道，菲道爾神父！請行行好事，告訴我吧！您相信吧，我的心上難過死了！現在我睡也睡不着，坐也坐不定，過節也不像過節的樣子。告訴我吧，菲道爾神父！」

「給他寫封信。」

「我給他寫什麼話呢？」

「就寫說這樣不成。寫短一點，但是要嚴厲，要清楚，一點也不能減輕他的罪惡。這是你的爲父親的責任。你寫吧，履行自己的責任，你才能安心。」



「這是對的，可是寫什麼話給他？說什麼意思？我寫給他，可是他會回答我：『爲什麼幹什麼？爲什麼這是罪惡？』」

阿納司塔西神父又沙聲地笑了，捩着手指頭。

「爲什麼？幹什麼？爲什麼這是罪惡？」他尖聲說道。「有一次我爲一位紳士懺悔，我對他說，對於上帝的善心期望過多，這是罪惡，可是他問：爲什麼？我想回答他，可是這個。」阿納司塔西拍了自己的額角一下，「可是我沒有理由！嘿，囉囉……」

阿納司塔西的話句，對於並不應當笑的事件的沙聲的，尖利的笑聲，使修道院長和副神父感到了不快。修道院長想向老頭子說：「不要插嘴，」可是沒有說出來，只皺了皺眉。

「我不能給他寫信。」副神父嘆口氣說。

「你不能寫，那末誰可以寫呢？」

「菲道爾神父！」副神父說，頭歪向一旁去，把手揪在心上。「我是一個沒受過教育的人，腦筋簡單的人，主可定把智慧與聰明賜給您了。您什麼都明白都懂得，您能瞭解一切，可是我連說話的方法都不會。請發發善心，把心的內容告訴我一點吧！請告訴吧，怎麼寫法和寫什麼……」

「這有什麼可告訴的？沒有什麼可告訴的。坐下去就寫起來啦。」

「不成，行行好吧，修道院長！我求您啦。我知道，他是怕您的信，而且聽您的話的，因爲您也是

有學問的人請發發善心吧！我坐下去，請您口誦出來。明天寫就是罪過了，今天正是時候，我很安心。」

修道院長望着副神父的祈求的臉，想起了不討人歡喜的彼得，同意口授了。他叫副神父坐在自己的桌前，開始說：

「噢，寫吧……恭賀耶穌復活，親愛的兒子……驚嘆號。我，你的父親，聽到了些消息……以下括弧……至於消息的來源，這和你沒有關係……括弧……寫完了嗎……說你過的生活很不正當，既不合於神的規矩，也不合於人的規矩。不論裝飾在你的外表上，是多麼安樂，是地位多麼高尚，是多麼文明，這都遮掩不住你的異教徒的樣子。你名爲基督教徒。本質上却是一個異教徒，和其他的一切異教徒一樣的可憐和不幸，甚至你還要可憐，因爲那些異教徒們都不知道基督，他們是在無智無識中毀滅掉，你却要在擁有寶藏，而不會保守的情況中毀滅掉。我不必在這裏把你自己知道的罪惡一件一件數出來，我祇是想說，我是在你的無信仰狀態中，看到了你的毀滅的原因。你說你自己聰明，誇耀自己有科學知識，可是你不想明白，如果沒有信仰，科學不僅不能提高人類，而且會使人類退化成爲下等動物，因爲……」

全篇的信都差不多是這一類話。寫完，副神父把它朗誦一篇，臉上閃着光，跳了起來。

「天才，真是天才！」他歡喜的望着修道院長，拍着手，說道。「上帝賜給你這樣的天才啊！」

母娘娘！大概一百年我也寫不出這樣的信來！主救你！

阿納司塔西神父也高興起來了。

「沒有天才，你不會寫成這樣的！」他說，站起身來，晃着手指頭。「你不會寫成的！這兒的詞句，是這樣美，隨便一個什麼哲學家，恐怕都沒有什麼話講。智慧！光明的智慧！菲道爾神父，如果你沒有結婚，老早你就可以做主教了，說實在話，一定做到了！」

修道院長把自己的憤怒都發洩在信上，覺得輕鬆了。疲倦和萎靡又回到他身上來了。副神父是自己人，修道院長便不客氣的對他說：

「噢，副神父，請回去吧。我要在小牀上打盹半點鐘，要休息一下。」

副神父走了，把阿納司塔西神父也帶出去了。和從來的復活節的前夜一樣，街上很黑暗，但是天空閃爍着亮晶晶的星星。在安靜的一動不動的空氣中，發散出了春天和節日的氣味。

「他朗誦了多少時間？」副神父驚訝地說。「十分鐘，再不會多了！另外換一個人，一個月也寫不了這樣一封信。啊！這就是智慧！這種智慧我說都不會說的！怪事！真正是怪事！」

「是教育！」阿納司塔西在穿過一條骯髒的街道時，把自己的道袍大襟擦到腰部，嘆口氣。「我們不能和他相比。我們是從小神父出身的，他可是讀過科學。是的。是一個真正的人，像一般人所說。」